

列國志



原
书
缺
页

1-8缺页

心，其氣銳甚，豈止十倍而已？』惠公慍曰：『此乃慶鄭之語，定伯亦爲此言乎？寡人當與秦決一死敵！』

遂命韓簡往秦軍請戰曰：『寡人有甲車六百乘，足以待君；君若退師，寡人之願。若其不退，寡人卽欲避君，其奈此三軍之士何！』穆公笑曰：『孺子何驕也？』乃使公孫枝代對曰：『君欲國，寡人納之；君欲粟，寡人給之；今君欲戰，寡人敢拒命乎？』韓簡退曰：『秦理直，吾不知死所矣！』晉惠公使郭偃卜車右，「諸人莫吉，惟慶鄭爲可。」惠公曰：『鄭黨於秦，豈可任哉？』乃改用家僕徒爲車右，而使卻步揚御車，逆秦師於韓原。百里奚登壘，望見晉師甚衆，謂穆公曰：『晉侯將致死於我，君其勿戰。』穆公指天曰：『晉負我已甚。若無天道則已，天而有知，吾必勝之！』乃於龍門山下整列以待。

須臾，晉兵亦布陣畢，兩陣對圓，中軍各鳴鼓進兵；屠岸夷恃勇，手握渾鐵槍一條，何止百斤之重？先撞入對陣，逢人便刺，秦軍披靡。正遇白乙、丙，兩下交戰，約莫五十餘合，殺得性起，各跳下車來，互相扭結。屠岸夷曰：『我與你併個死活，要人幫助的不爲好漢！』白乙、丙曰：『正要獨手擒拿你方是英雄！』分付衆人：『都莫來！』兩個拳槌腳踢，

人，一齊到營前叩首；穆公問曰：『汝等何人，乃肯爲寡人出死力耶？』壯士對曰：『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？吾等皆食馬肉之人也。』原來穆公曾出獵於梁山，夜失良馬數匹；使吏求之，尋至岐山之上，有野人三百餘，羣聚而食馬肉，吏不敢驚之，趨報穆公：『速遣兵往捕可盡得。』穆公嘆曰：『馬已死矣，又因而戮人，百姓將謂寡人貴畜而賤人也。』乃索軍中美酒數十甕，使人賁往岐下；宜君命而賜之：曰『寡君有言：「食良馬肉，不飲酒傷人；今以美酒賜汝。」』野人叩頭謝恩，分飲其酒。齊嘆曰：『盜馬不罪，更慮我等之傷，而賜以美酒，君之恩大矣！何以報之？』至是，聞穆公伐晉，三百餘人，皆舍命趨至韓原，前來助戰；恰遇穆公被圍，一齊奮勇救出。真是：

『種瓜得瓜，種豆報豆；施薄得薄，施厚報厚；有施無報，何異禽獸？』

穆公仰天嘆曰：『野人且有報德之義，晉侯獨何人哉？』乃問衆人中：『有願仕者，寡人能爵祿之。』壯士齊聲應曰：『吾儕野人，但報恩主一時之惠，不願仕也！』穆公各贈金帛，野人不受而去。穆公嘆息不已，後人有詩云：

『韓原山下兩交鋒，晉甲重重困穆公；當日若誅收馬士，今朝焉得出樊籠？』

穆公點視將校不缺，單不見白乙丙一人，使軍士遍處搜尋；聞士窟中有哼聲，趨往視之，乃是白乙丙與屠岸夷相持滾入窟中，各各力盡氣絕，尙扭定不放手。軍士將兩下拆開，擡放兩個車上，載回本寨。穆公問白乙丙，時不能言，有人看見他兩人併命之事，向前奏知：如此如此……穆公嘆曰：『兩人皆好漢也！』問左右：『有識晉將姓名者乎？』公子紇就車中觀看，奏曰：『此乃勇士屠岸夷也。臣前弔晉二公子，夷亦奉本國大夫之命來迎，相遇於旅次，是以識之。』穆公曰：『此人可留爲秦用乎？』公子紇曰：『弑卓子，殺里克，皆出其手；今日正當順天行誅。』穆公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，親解錦袍以覆白乙丙；命百里奚，先以溫車載回秦國就醫。丙服藥，吐血數斗；半年之後，方纔平復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：穆公大獲全勝，拔寨都起，使人謂晉侯曰：『君不欲避寡人，寡人今亦不能避君，願至敝邑而請罪焉！』惠公僂首無言。穆公使公孫枝率車百乘，押送晉君至秦；號射韓簡，梁繇靡，家僕徒，卻步揚，郭偃……等皆披髮垢面，草行露宿相隨如奔喪之儀。穆公復使人弔諸大夫，且慰之曰：『爾君臣謂要食晉粟，用兵來取；寡人之留爾君

，聊以致晉之粟耳！敢爲已甚乎！二三子何患無君？勿過戚也！」韓簡等再拜稽首曰：「君憐寡君之愚，及於寬政，不爲已甚；皇天后土，實聞君語！臣等敢不拜賜？」

秦兵同至雍州界上，穆公集羣臣議曰：「寡人受上帝之命，以平晉亂，而立夷吾；今晉君背寡人之德，卽得罪於上帝也。寡人欲用晉君郊祀上帝，以答天貺，何如？」公子黶曰：「君言甚當。」公孫枝進曰：「不可。晉，大國也；吾俘虜其民，已取怨矣，又殺其君，以益其忿。晉之報秦，將甚於秦之報晉也！」公子黶曰：「臣意非徒殺晉君已也，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；殺無道而立有道，晉人德我不暇，又何怨焉？」公孫枝曰：「公子重耳，仁人也，父子兄弟，相去一間耳；重耳不肯以父喪爲利，其肯以弟死爲利乎？若重耳不入，別立他人，與夷吾何擇？如其肯入，必且爲弟而仇秦。君廢前德於夷吾，而樹新仇於重耳，臣竊以爲不可。」穆公曰：「然則逐之乎？囚之乎？抑復之乎？三者孰利？」公孫枝對曰：「囚之，一匹夫耳，於秦何益；逐之，必有謀納者；不如復之。」穆公曰：「不喪功乎？」枝對曰：「臣意，亦非徒復之已也；必使歸吾河東五城之地，又使其世子圉，爲質於吾國，然後許成焉；如是，則晉君終身不敢惡秦，且異日父死子繼，吾又以爲德

於園，晉世世戴秦，利孰大乎？」穆公曰：「子桑之算及於數世矣！」乃安置惠公於靈臺山之離宮，以千人守之。

穆公發遣晉侯，方欲起程，忽見一班內侍，皆服衰經而至。穆公意謂有失人之變。方欲問之；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曰：「『上天降災，使秦晉兩君，棄好卽戎；晉君之獲，亦婢子之羞也。若晉君朝入，則婢子朝死！夕入，則婢子夕死！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，若赦晉侯，猶赦婢子，惟君諒之！』」穆公大驚，問：「夫人在宮作何狀？」內侍奏曰：「夫人自聞晉君見獲，便攜太子服喪服，徒步出宮；至於後園崇臺之上，立草舍而居，臺下俱積薪數十層，送饗殮者履薪上下。分付：『只待晉君入城，便自殺於臺上；縱火焚吾屍，以表兄弟之情也。』」穆公嘆曰：「子桑勸我，勿殺晉君；不然，幾喪夫人之命矣！」於是使內侍去其衰經，以報穆姬曰：「寡人不日歸晉侯也。」穆姬方纔回宮。內侍跪而問曰：「晉侯見利忘義，背吾君之約，又負君夫人之托，今日乃自取囚辱；夫人何爲哀

痛如此？」穆姬曰：「吾聞：『仁者雖怨不忘親，雖怒不棄禮。』若晉侯遂死於秦，吾亦與有罪矣！」內侍無不誦君夫人之賢德。

畢竟晉侯如何回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晉惠公怒殺慶鄭……介子推割股啖君

話說：晉惠公囚於靈臺山，只道穆姬見怪，全不知衰經逆君之事；遂謂韓簡曰：『昔先君與秦議婚時，史蘇已有「西鄰責言，不利婚媾」之占；若從其言，必無今日之事矣。』簡對曰：『先君之敗德，豈在婚秦哉？——且秦不念婚姻，君何以得入？入而又伐，以好成仇，秦必不然，君其察之。』惠公嘿然。未幾，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候晉侯，許以復歸。公孫枝曰：『敝邑羣臣，無不欲甘心於君者；寡君獨以君夫人登臺請死之故，不敢傷婚姻之好。前約河外五城，可速交割；再使太子圉爲質，君可歸矣。』惠公方纔曉得穆姬用情，慚愧無地，卽遣大夫卻乞歸晉，分付呂省以割地質子之事。省特至王城，會秦穆公，將五城地圖，及錢穀戶口之數獻之，情願納質歸君。穆公問：『太子如何不到？』省對曰：『國中不和，故太子暫留敝邑，俟寡君入境之日，太子卽出境矣。』穆公曰：『

晉國爲何不和？』省對曰：『君子自省其罪，惟思感秦之德；小人不知其罪，但欲報秦之仇；以此不和也。』穆公曰：『汝國猶望君之歸乎？』省對曰：『君子以爲必歸，便欲送太子以和秦；小人以爲必不歸，堅欲立太子以拒秦；然以臣愚見，執吾君可以立威，舍吾君又可以見德；德威兼濟，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。傷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，於秦何益？棄前功而墮伯業，料君之必不然矣。』穆公笑曰：『寡人意與飴甥正合！』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，設官分守；遷晉侯於郊外之公館，以賓禮待之，饋以七牢。遣公孫枝引兵同呂省發送晉侯歸國——凡牛羊豕各一，謂之一牢——七牢禮之厚者，此乃穆公修好之意也。

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，至十一月纔得釋；與難諸臣，一同歸國，惟號射病死於秦，不得歸。蛾析聞惠公將入，謂慶鄭曰：『子以救君誤韓簡，君是以被獲，今君歸，子必不免。盍奔他國以避之？』慶鄭曰：『軍法：「兵敗當死，將爲虜當死。」——况誤君而貽以大辱，又罪之甚者，君若不還，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。况君歸矣，乃令失刑乎？吾之留此，將使君行法於我，以快君之心；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也，又何避焉？』蛾析嘆

息而去。

惠公將至絳，太子圉率領狐突卻芮慶鄭蛾析司馬說寺人勃鞞……等出郊迎接。惠公在車中，望見慶鄭，怒從心起。使家僕徒召之來前，問曰：『鄭何敢來見寡人？』慶鄭對曰：『君始從臣言，報秦之施，必以伐；繼從臣言，與秦講和，必不戰；三從臣言，不乘小駟，必不敗；臣之忠於君也至矣，何爲不見？』惠公曰：『汝今日尙有何言？』慶鄭對曰：『臣有死罪三：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聽，罪之一也；卜車右吉，而不能使君必用，罪之二也；以救君召二三子，而不能使君必不爲人擒，罪之三也；臣請受刑，以明臣罪。』惠公不能答，使梁繇靡代數其罪。梁繇靡曰：『鄭所言，皆非死法也；鄭有死罪三，汝不自知乎？君在泥濘之中，急而呼汝，汝不顧，一宜死；我幾獲秦君，汝以救君誤之，二宜死；二三子俱受執縛，汝不力戰，不面傷，全身逃歸，三宜死。』慶鄭曰：『三軍之士皆在此，聽鄭一言；有人能坐以待刑，而不能力戰而傷者乎？』蛾析諫曰：『鄭死不避刑，可謂勇矣！君可赦之，使報韓原之仇。』梁繇靡曰：『戰已敗矣，又用罪人以報其仇，天下不笑晉爲無人乎？』家僕徒亦諫曰：『鄭有忠言三，可以贖死；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不若

赦之以成君之仁。」梁繇靡又曰：「國所以強，惟法行也；失刑亂法，誰復知懼？不誅鄭，今後再不能用兵矣！」惠公顧司馬說，使速行刑；慶鄭引頸受戮。髡仙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，不能容一慶鄭也！詩曰：

「閉羅誰教負泛舟？反容奸佞殺忠謀；惠公褊急無君德，只合靈臺永作囚！」

梁繇靡當時圍住秦穆公，自謂必獲；却被慶鄭呼云：「急救主公！」遂棄之而去。以此深恨慶鄭，必欲誅之；誅鄭之時，天昏地慘，日色無光，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。蛾析請其屍葬之，曰：「吾以報載我之恩也！」惠公既歸國，遂使世子圉隨公孫枝入秦爲質；因請屠岸夷之屍，葬以上大夫之禮，命其子嗣爲中大夫。

惠公一日謂卻芮曰：「寡人在秦三月，所憂者爲重耳，恐其乘變求入，今日纔放心也。」卻芮曰：「重耳在外，終是心腹之疾；必除了此人，方絕後患。」惠公問：「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者？」寡人不吝重賞；卻芮曰：「寺人勃鞞，向年伐蒲，曾斬重耳之衣袂，常恐重耳入國，或治其罪；君若殺重耳，除非此人可用。」惠公召勃鞞，密告以殺重耳之

事；勃鞞對曰：『重耳在翟，十二年矣；翟人伐晉如獲其二女：曰叔隗，季隗，皆有美色。以季隗妻重耳，而以叔隗妻趙衰，各生有子；君臣安於室家之樂，無復虞我之意。臣今往伐，翟人必助重耳與兵拒戰，勝負未卜；願得力士數人，微行至翟，乘其出遊，刺而殺之。』惠公曰：『此計大妙！』遂與勃鞞黃金百鎰，使購求力士，自去行事。『限汝三日內，便要起身；事畢之後，當加重用。』自古道：『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爲；若要聞，除非莫言。』惠公所託，雖是勃鞞一人，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；狐突聞勃鞞揮金如土，購求力士，心懷疑惑，密地裏訪問其故。那狐突是老國舅，那個內侍不相熟？不免把這密謀，來洩漏於狐突之耳。狐突大驚，即時密寫一信，遣人星夜往翟，報與公子重耳知道。

却說：重耳是日，正與翟君田獵於渭水之濱；忽有一人冒圍而入，求見狐氏兄弟，說：『有老國舅家書在此。』狐毛，狐偃曰：『吾父素不通外信，今有家書，必然國中有事。』即召其人至前。那人呈上書信，叩了一頭，轉身就走；毛偃心疑，啓函讀之。書中云：『主公謀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，限三日內起身；汝兄弟稟知公子，速往他國，無得久延取禍！』二狐大驚，將書稟知重耳。重耳曰：『吾妻子皆在此，此吾家矣。欲去將何之？』

『狐偃曰：『吾之適此，非以營家，將以圖國也；以力不能適遠，故暫休足於此。今爲日已久，宜徙大國；勃鞞之來，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？』重耳曰：『卽行，適何國爲可？』狐偃曰：『齊侯雖耄，伯業尙存，收恤諸侯，錄用賢士。今管仲隰朋新亡，國無賢佐；公子若至齊，齊侯必然加禮。倘晉有變，又可借齊之力，以圖復也。』』

重耳以爲然，乃罷獵歸，告其妻季隗曰：『晉君將使人行刺於我，恐遭毒手；將遠適大國，結連秦楚，爲復國之計。子宜盡心撫育二子，待我二十五年不至，方可別嫁他人。』季隗泣曰：『男子志在四方，非妾敢留——然妾今二十五歲矣，再過二十五年，妾當老死，尙嫁人乎？妾自當待子，子勿慮也。』趙衰亦屬付叔隗，不必盡述。

次早，重耳命壺叔整頓車乘，守藏小吏頭須收拾金帛；正分付間，只此狐毛狐偃倉皇而至，言：『父親老國舅見勃鞞受命，次日卽便起身；誠恐公子未行，難以隄防。不及寫書，又遣能行快走之人，星夜趕至；催促公子速速逃避，勿淹時刻。』重耳聞言，大驚曰：『鞞來何速也？』不及裝束，遂與二狐徒步出於城外；壺叔見公子已行，止備驢車一乘，追上與公子乘坐。趙衰、白季，諸人，陸續趕上，不及乘車，都是步行。重耳問：『頭

須如何不來？」有人說：「頭須席卷藏中所有，逃走不知去向了。」重耳已失窠巢，又沒盤費，此時情緒，好不愁悶；事已如此，不得不行。正是：「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」公子出城半日，翟君始知，欲贈資裝，已無及矣。有詩爲證：

「流落夷邦十二年，困龍伏蟄未升天；豆箕何事相煎急？道路於今又播遷。」

却說：惠公原限寺人勃鞞三日內起身，往翟幹事，如何次日便行？那勃鞞原是個寺人，專以獻勤取寵爲事；前番獻公差他伐蒲，失了公子重耳，僅割取衣袂而回，料想重耳必然銜恨。今番又奉惠公之差，若能夠殺却重耳，不惟與惠公立功，兼可除自己之患；故此糾合力士數人，先期疾走，正要公子不知防備，好去結果他性命。誰知老國舅兩番送信，漏洩其情；比及勃鞞到翟，訪問公子消息，公子已不在了。翟君亦爲公子面上，分付關津，凡過往之人，加意盤詰，十分嚴緊。勃鞞在晉國，還是個近侍的宦者；今日爲殺重耳而來，做了奸人刺客之流，若被盤詰，如何答應，因此過不得翟國，只此快快而回，復命於惠公。惠公沒法，只得暫時攔起。

再說：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齊國，却先要經絳衛國。這是：「登高必自卑，行遠必自邇」。

。『重耳離了翟境，一路窮苦之狀，自不必說——數日，至於衛界，關吏叩其來歷。趙衰曰：『吾主乃晉公子重耳，避難在外，今欲往齊，假道於上國耳。』吏開關延入，飛報衛侯；上卿甯速，請迎之入城。衛文公曰：『寡人立國楚丘，並不曾借晉人半臂之力；衛晉雖爲同姓，未通盟好。况出亡之人，何關輕重？若迎之，必當設宴贈賄，費多少事，不如逐之。』乃分付守門閹者，不許放晉公子入城，重耳乃從城外而行。魏犢，顛頡，進曰：『衛燬無禮，公子宜臨城責之。』趙衰曰：『蛟龍失勢，比於蚯蚓；公子且宜含忍，無徒責禮於他人也。』犢頡曰：『既彼不盡主人之禮，剽掠村落，以助朝夕，彼亦難怪我矣。』重耳曰：『剽掠者謂之盜；吾甯忍餓，豈可行盜賊之事乎？』

是日公子君臣，尙未早餐，忍飢而行；看看過午，到一處地名五鹿，見一夥田夫，同飯於隴上。重耳令狐偃問之求食，田夫問：『客從何來？』偃曰：『吾乃晉客，車上者乃吾主也；遠行無糧，願求一餐。』田夫笑曰：『堂堂男子，不能自資，而問吾求食耶？吾

等乃村農，飽食方能荷鋤。焉有餘食及於他人？」偃曰：「縱不得食，乞賜一食器。」田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：「此土可爲器也！」魏犢大罵：「村夫焉敢辱吾！」奪其食器，擲而碎之。重耳亦大怒，將加鞭扑。偃急止之曰：「得飯易，得土難，土地，國之基也。天假手野人，以土地授公子；此乃得國之兆，又何怒焉？」公子可降拜受之。重耳果依其言，下車拜受。田夫不解其意，乃羣聚而笑曰：「此誠癡人耳！」後人有詩曰：

「土地應爲國本基，皇天假手慰艱危；高明子犯窺先兆，田野愚民反笑癡。」

再行約十餘里，從者飢不能行，乃休於樹下；重耳飢困，枕狐毛之膝而臥。狐毛曰：「子餘尙攜有壺餐，其行在後，可俟之。」魏犢曰：「雖有壺餐，不夠子餘一人之食。料無存矣。」衆人爭採蕨薇煮食，重耳不能下咽；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盂以進，重耳食之而美。食畢，問：「此處何從得肉？」介子推曰：「臣之股肉也。臣聞：『孝子殺身以事其親，忠臣殺身以事其君。』今公子乏食，臣故割股以飽公子之腹。」重耳垂淚曰：「亡人累子甚矣！將何以報？」子推曰：「但願公子早歸晉國，以成臣等股肱之義，臣豈望報哉？」髡仙有詩贊云：